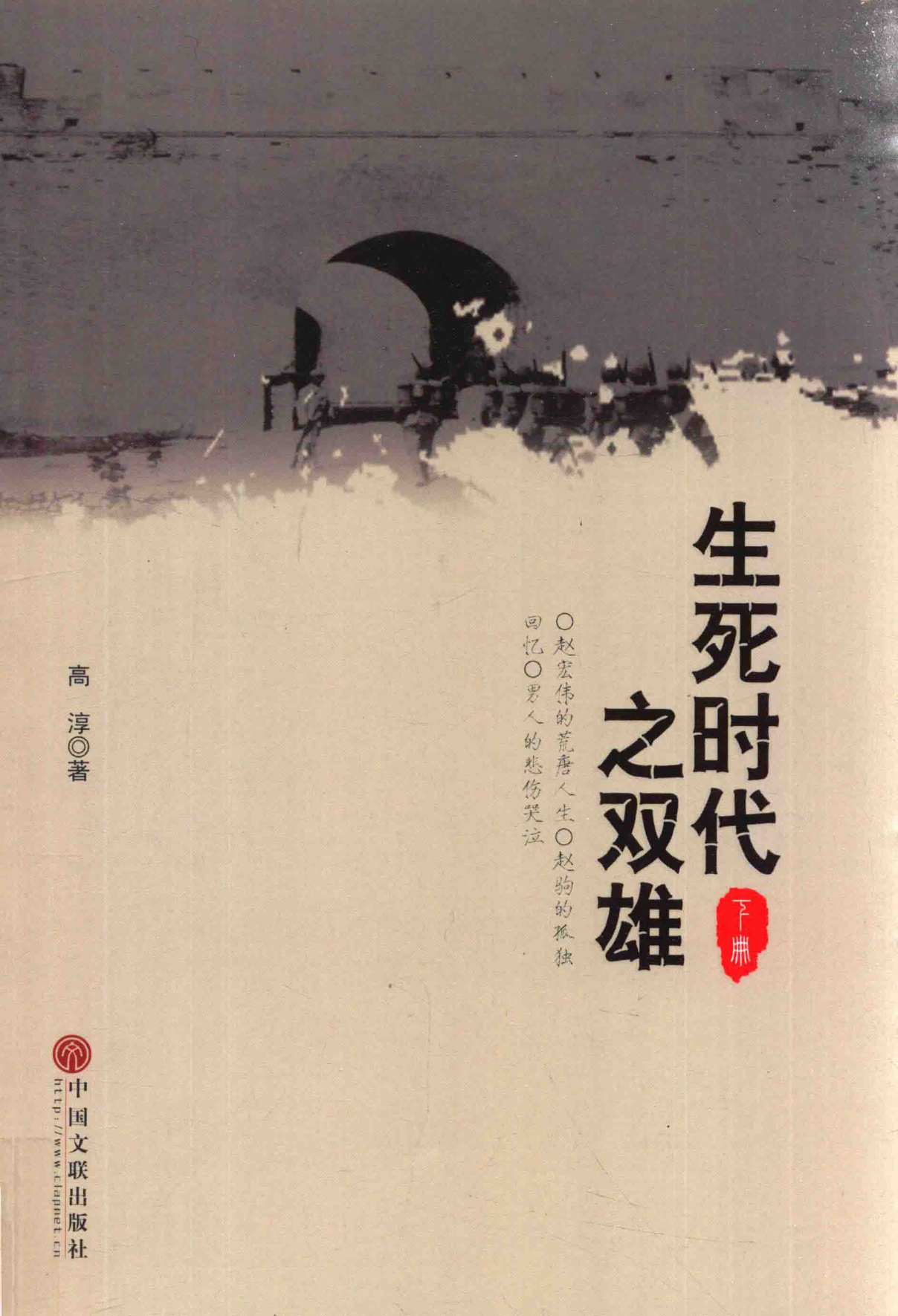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生死时代 之双雄

下
册

○赵宏伟的荒唐人生○赵驹的孤独
回忆○男人的悲伤哭泣

高
淳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生死时代之双雄

(下册)

高 淳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生死时代之双雄 / 高淳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190-2901-2

I. ①生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82325 号

生死时代之双雄

作 者: 高 淳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王柏松

责任编辑: 周小丽

责任校对: 潘传兵

封面设计: 晓 攀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3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 zhouxl@clapnet.cn

印 刷: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装 订: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755 千字 印 张: 48

版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901-2

定 价: 99.00 元

惨结秋阴，西风送、霏霏雨湿。凄望眼、征鸿几字，暮投沙碛。试问乡关何处是，水云浩荡迷南北。但一抹、寒青有无中，遥山色。

天涯路，江上客。肠欲断，头应白。空搔首兴叹，暮年离拆。须信道消忧除是酒，奈酒行有尽情无极。便挽取、长江入尊罍，浇胸臆。

——宋·赵鼎《满江红》

三个日本浪人，正将她逼在墙角，在笑骂着对她动手动脚。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的脸上充满了极度的恐惧、极度的愤怒，还有极度的绝望。直到看见了自己，她脸上那一层仿佛将死一样的厚厚冰霜，才刹那迸裂。“赵驹，救我——”她呼喊着的，眼里火热地奔燃着的，是得救的光。那光里闪耀着一种无理由的信任，这信任比宝石更璀璨，比天长地久更震撼。

路上空空荡荡的。有远远地转身就跑的，没有闻声来见义勇为的。这世道。

那是自己第一次与真正会武功的人交手，而且竟然一上来就是一对三。跟他们打和跟胖子打，简直是有天壤之别。自己完全不知深浅，不识对方的武功路数，只能是拼了命地去打。当时的自己，还是只闻过唐手之名，所以并不知道，自己正在面对着的，就是著名的日本武功唐手。日本人出手毒辣，只要被打中一次，就会痛入肺腑。自己所练出的千斤坠，在他们面前完全就是个屁。自己被他们摔倒了四次。自己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他们不是在赶人似的打，而是在杀人似的打。他们是想要打死自己。自己心底的一股狠劲被逼了出来。自己憋上了全身的力量，使出了八极铁山靠。三个日本人，全部被自己撞出了几丈远。他们爬了起来，面面相觑，呆若木鸡。而自己，腰部似已扭伤。腰部自损，是铁山靠的唯一弱点。他们又一起冲了过来。没办法，自己只能杀人了。自己折断了一个人的手臂，正要去拧断另一个人的脖子，腰部却是猛然一痛，劲没运上来。自己只好赶紧变招，将其踢翻了事。剩下一个还要扑上来，自己赶紧用日语大喝了一声：住手，混蛋！

他们全都愣住了。她也愣住了。

自己强装镇定，忍着发抖，向三个日本人大喝：你们胆敢和黑龙会的人动手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！

才说完，自己就后悔了。完了，好久没说日语，口音全走样了，这是要命啊！



但是，他们好像也很紧张，竟然一点也没注意到这口音的问题。也许，自己的奇怪口音，是正巧和他们日本的哪个乡村的口音相似吧。他们不敢确信地、小心翼翼地问：难道，你是黑龙会的人？

废话！你们见过有哪个中国的乞丐会格斗的？会格斗的还用得着在这里当乞丐？我这是乔装，我正在执行任务，你们懂不懂？混蛋，现在全被你们破坏了！

他们愣了一会儿。忽然，一个日本人用手指着她，问：那你为什么要帮这个中国女人？你不是应该要为我们日本人的利益服务才对吗？

自己指了指她，讥讽而凶恶地对他们说：你们以为她是普通的中国女人吗？她是黑龙会的内田良平首领与头山满顾问吩咐要特别保护的人！保护她就是我的任务！谁知道我才去撒了一泡尿，回来就看到了你们！你们还真是活腻了呀，居然敢对她不敬！混蛋！

那个发问的日本人又继续问：那你们黑龙会为什么要保护她？为什么要保护一个中国女人？

自己发怒地大吼了起来：难道我们黑龙会做事还需要向你来汇报吗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！今天我和你对话，已经是你此生莫大的光荣！帝国在满蒙的利益已岌岌可危，你们却还只知道喝酒玩女人，你们简直是帝国之耻！我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禀告给首领和顾问，让他们去好好质问一下军部的人，为什么要让你们这种垃圾和寄生虫跑到满洲来！你们叫什么名字，全都报上来！

三个日本人，终于落荒而逃。

看到他们跑远了，自己差点就瘫倒在了地上。心还在可怕地急跳，冷汗仍在不停往外冒。真是差点就死了。

自己去捡起了落在地上的她的外套。自己给她披上了外套。她问，你怎么会说日语？自己说，我在日本念过书。她问，你和他们说什么了，他们那样害怕？自己说，我骗他们，说你是黑龙会要保护的人，而我就是黑龙会派给你的保镖。她说，谢谢你。自己说，不用谢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她掏出手绢，给自己擦了擦额上的汗。一阵淡淡的茉莉花香。自己说，把你手绢弄脏了。她说，你一点也不脏。

风大了，呼呼地响。自己替她裹紧了外套。

自己没有去捡破碗和竹棒。那一刻，自己仿佛与这两样东西素不相识。那一刻，自己跌进了一个迷人而痴浓的错觉里，就仿佛自己真的从来不是一个乞丐，而只是她的一个最忠诚的保镖。这错觉纯粹而深浓，美如繁花，又勾魂摄魄，真实得像风，真实得像雪，自己甚至害怕再去多看那破碗和竹棒一眼，就好像只要再多看一眼，那美好的海市蜃楼就会被戳破，散成黄沙，飘成飞絮。不，自己不要醒。

路上，她告诉自己，今晚她是在朋友那里吃了晚饭，所以才回来得晚。本来是坐的谭叔的车，可是快到家时，车子却坏了。她看路已不远了，就决定步行回家，而谭叔则去修车。谁知，走着走着，便突然遇到了日本人。她说，还好有你，谢谢你，赵驹。

风越来越大了。冬夜的风，像冰结成的刀，一片一片，全都可以锋利地侵浸到人的骨头里去。怕是又要下雪了。她有些瑟缩。自己有心想要脱件衣服下来给她披上，可是想想，若将乞丐的衣服披到她的身上，那成何体统。有好多话想跟她说，可是，却一句也说不出。

她说，真没想到，你还会武功。

自己就告诉她，自己的父亲，是镖局的总镖头，除了洋枪，他一生从未败给过任何人。父亲从不肯教自己练武，他一心只希望自己可以做个读书人。可是他在临终前，却还是将他的一身武艺传给了自己。只可惜，自己只学会了十分之一都不到。

她问，那后来呢？

自己就笑了笑，说，昨天的后来，不就是今天的现在吗。

她就也笑了笑，不再问什么了。她和自己一起走着，大风不时将她的头发吹乱。自己真的很想替她挡一挡风，却又不敢再有丝毫举动。风吹得人眼睛都痛了。她走得离自己又近了一些。还是有好多的话在自己心里翻滚，这些话，在空无一人的时候，自己已对着想象中的她说了许多遍，可是，现在，自己却一句也说不出。今夜的风，就像一个调皮的小孩，特别喜欢和大人过不去。轻轻地问她，冷吗？她轻轻地说，还好。自己就和她在风中继续默默地走着。

自己一直保持着警惕，就怕那三个日本人会突然脑子开窍，恍然大悟，然后跑回来滋事行恶。自己的腰已扭伤，要是他们再来，那自己肯定只有被



打被杀的分了。不过还好，一路平安无事。

到了庄府的大门前。

奉天的局势越来越乱了，你以后出门要多加小心，每次尽量和朋友一起走，千万不要再一个人走夜路了。自己嘱咐她说。

谢谢你，我知道了。她说。

自己看着她，还想再说两句关心的话，但觉得不适合了，就也不说了。想着要说再见了，心里有些难言的伤恹。

她却突然说：天气这么冷，进来喝杯热茶吧。

自己略顿了一下，还是说：不了，我还有事，再见吧。

可是，忽然，自己的肚子却是饿得咕咕叫了起来。这叫声又响亮又明白。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这种声音，简直让自己尴尬得无地自容。

她却轻轻地笑了。她问：你还没吃饭？

自己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。不，我吃过了。低头说完，自己转身便想走，但是，她却拉住了自己的手。她说：你没拿我当朋友。

怎么会？

上次说好的，你要是肚子饿了，就来找我，我给你好吃的。可你为什么从来不来？

自己无言以对，忽然有些脸红。

她放开了自己的手，说，你救了我，我请你吃顿饭，不应该吗？

自己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她就好看地笑了。她说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难道你想要我对你愧疚一辈子啊？

她敲了门。一个叫蔡嫂的女佣人来开的门。

看见自己进门，蔡嫂一脸惊愕。她很淡然地对蔡嫂说：他是我一个朋友，他今天刚演完戏，身上穿的是戏服。

庄家的宅子很大，起码比威远镖局的宅子大三倍，但是宅子里却十分冷清，空空荡荡的，荒无人烟。走廊里挂着的灯笼全是摆设，统统暗着，没一盏是点亮的。只有少数几间屋里才亮着煤油灯或电灯，其他的屋子里全是黑的。在有电灯光亮的地方看那些走廊里的红灯笼，红灯笼都已破旧不堪。风一来，灯笼全都摇摇欲坠，晃得人心生萧瑟。

她带自己走进了一间有电灯的屋子里，说，你先坐，我去换一下衣服，

就来。她走了出去，蔡嫂端了一杯热茶进来。先生请慢用，蔡嫂说。谢谢，自己答。蔡嫂忍不住又好好看了自己两眼。自己强忍着笑。蔡嫂还是没忍住，问，先生，你是演文明戏的吗？自己说，哦，不，文明戏早过时了，我是演电影的，上个月刚从上海那边过来，阿拉是上海人。

蔡嫂走了，自己快要笑死了。她来了，换了一身新的衣服。她见自己在笑，就很好奇，问自己在笑什么。自己就告诉了她。她忍不住也捂嘴笑了起来。她笑说，你真坏，骗人骗得比我还顺溜。自己便说，我这不是在帮你圆谎吗。她就认真地问，你会不会怪我骗人家说你是演员？自己说，怎么会呢，大户人家嘛，最怕的就是两件事，厉害的贼，佣人的嘴，你那么说是对的。她问，那你以前应该是少镖头喽？自己说，不，我从未做过镖头，除了今天，我这辈子，还从未押过一次镖。她一时不明白地问：今天？但是转瞬，她就又明白了。她笑得特别开心。她抿着嘴，想忍住笑。

蔡嫂端来了一只烧鸡、一盘牛肉、一碗饭和一壶热酒。蔡嫂说，今天太晚了，厨房里就只剩下这些了。自己说，真是麻烦你们了，太不好意思了，今天片场收工太晚，真是来打扰了。自己又向蔡嫂道了好多声谢。蔡嫂走了。自己便吃了起来。

她问自己，刚才在打斗时有没有受伤？自己说没有。她说，可是我看你那两跤摔得挺厉害的，真的不要紧吗？自己说，要是我受伤了，那现在哪还能坐在这里大吃大喝呀，是不是？她就笑了，又说了一句“谢谢你”。自己说，别说谢了，再说我就要不好意思吃下去了。她笑着，就去一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她说，听说东北就要易帜了，要是中国统一了，那日本人兴许就不敢再欺负中国人了。

是啊。自己心口不一地说。

她说，真希望奉天这里可以安定下来，政府可以把日本人全部赶走，那样，大家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。

自己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鸡肉，点点头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心里不禁有些悲伤。她对时局的看法是如此天真，对生活的希望又是那样光明，而这个黑暗不堪的年代，最终又能否不让她伤心欲绝？党棍军阀们在地图前斗得你死我活，最受苦的，却全是底下的普通老百姓。被践踏与踩烂的，全是一朵朵

像花儿一样美好的鲜活生命。

她跟自己讲了一些她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里，有些是自己已经听说的，有些是自己没有想到的。她说，其实庄家的生意早就已经外强中干了，原先的三家面粉厂和两家纱厂，都已濒临倒闭。她说，日本的樱花会社想要在奉天市里开纱厂、办商行，华商会的人心里都不同意，但是又没人敢出来公开反对日本人，结果，父亲出来领了头，和日商作对，最后落了个一病不起。她说，华商会的人其实还没华工会的人有良心，父亲病倒后，华商会的人树倒猢猻散，连看望都不来看望父亲，反倒是那些以前闹过罢工的工会代表，因为敬重父亲与日商斗争，都来看望过父亲好几次。庄家的生意之所以到现在还没倒塌，很大程度上，都是那些工人们撑着。

自己说，工会基本上都是受共产党领导的，蒋介石反共，你要小心。

她说，党派的事我不懂，我只知道，好人会给我们雪中送炭，坏人会给我们雪上加霜。

她说，她的母亲天生就什么也看不见，可是，她的父亲，却还是爱了她的母亲一辈子。母亲一辈子就只生下了她这么一个女儿，有多少人劝过父亲要纳妾，就连母亲自己都劝过父亲再娶，可是父亲却一生都没再娶过第二个老婆。父亲常说，谁说女儿不如男，看那穆桂英、花木兰，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。

她说，她一直都很羡慕像她的父亲和母亲那样终生不渝的爱情。曾经她以为，她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份爱情。她的丈夫对她很好，平时，甚至都舍不得让她绣一个荷包，就怕她会扎疼手。丈夫牺牲消息传来的那一刻，她昏倒在了地上。醒来后，她哭了三天三夜。她以为，她的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毁灭了。她甚至准备好了要上吊，去陪她那孤孤单单的丈夫一起。可是，就在她丈夫死后的第四天，却有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找到了她夫家的门上来。她们一个挺着大肚子，一个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。她们说，这一个已经生下来了的和那一个还没生下来的，都是这个已经死了的色鬼的种。那一刻，她的公公和婆婆，喜上眉梢。那一刻，她觉得，她真是这个世上最滑稽的小丑，最可怜的笑话。她说，本来，她还以为，是战争夺走了她的爱情和幸福，但是其实，她根本从来就没有被爱情和幸福眷顾过。她说，这真是可笑哇，可笑。她笑着，眼里甚至都有了些红红的泪光。

自己说，爱情只是一种运气，有些人遇到了，很好，有些人遇不到，天命。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因为，也许明天一转身，你就会遇到你的运气。

她就笑了，擦去了泪光，说，你父亲是对的，你应该做一个文人。

自己说，我如果做了文人，今天哪里还能坐在这里，吃上这一顿饱饭呢。

她笑了笑，就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，不会了，再也不会遇上了。

自己的心里，忽然就感到很酸痛。一种热辣辣的苦痛，像藤蔓一样，瞬间就缠满了自己的全身。自己嘴里还在嚼着鸡肉，却已完全失去了味觉，只感到自己仿佛是在咀嚼满口的泪水。痛苦得难以下咽。用力去咽，却难受得想吐。只感到，喉咙里有一股满满酸楚的热。想问她，爱潘兆吗。可是，只有一股更强更热的酸楚，堵在自己的喉咙口。自己再也不能咽下任何东西了，那强大得让自己误以为会无穷无尽肆虐下去的饥饿，在这一刻，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自己，其实才吃了以前在家时的饭量的一半。她就坐在那里，离自己很近。自己甚至能看清她睫毛的每一次扑闪。但是，自己又知道，她就像是坐在天之涯，而自己，就像是坐在海之角。淡淡的灯光下，她美得像画里的人一样，而画，永远都在另一个世界里。

自己喝起了酒。她说，酒凉了，我去给你温一下。自己说，不用，我就爱喝凉的。她说，酒冷伤肝，这你都不懂。自己说，真不用。她的目光不小心就和自己的目光撞在了一起，莫名有些胶滞。她像是忽然有了些不知所措。她就又坐了回去，不再看自己，也不再说温酒的事。她默默地低头坐着。

自己大喝了几口，然后说，你太容易相信别人了，在这个世道里，你会吃亏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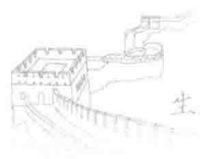
她没有抬起头来，只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自己说，比如，你怎么就能肯定，我不是一个坏人呢？

她就有些乐了，抬起了头来，说，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。

自己说，真的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轻信人了，不然，你会受到伤害的。

她双手放在并拢着的膝盖上，脸上甜甜地笑了笑，低了低头，然后又抬



起了头来，看着自己，说，其实我想过的，你要是坏人，那哪里还会沦落到做乞丐的地步呢，好歹你也可以在帮会里做个小喽啰呀。

自己就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说，你还真是很会推理呀。

她就笑了，笑得天真而灿烂。看着她纯净的笑，自己心里不禁又是狠狠一痛。只好又是闷头喝酒。

她说，你还一直没有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呢。

自己放下了酒壶，顿了顿，就告诉她，自己的父亲是被土匪杀死的，自己想给父亲报仇，结果仇没报成，反倒惹来了土匪的追杀，于是，就只好是从江南，逃来了东北。

她听完了，点点头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忽然就像是愧疚了起来。她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，说，对不起，我总是想知道你的故事，却害你又提起了伤心的事，我不好。

自己一笑，说，没事，故事本来就是要用来说和听的，否则，一个没有故事流传的世界，该有多寂寞。

她笑了笑，就又低下了头去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自己看着她，微微有些痴怔。那一刻，自己是真希望时间能永远停下来。停在这一刻，再也不要往前走。这一刻，既没有往昔的疼痛，也没有来日的恐惧，只有眼前的美好与曼妙。自己没有醉，却恍若醺醺然。那些人生中永不能愈合的伤口仿佛再也与自己无关，好像，只有此刻的浪漫，才会在以后的日子里，陪伴自己到天荒地老。自己像个傻子一样，感到幸福。

她轻轻说，今天没能给你什么好吃的，下次你再来，我好好招待你。

她抬起了头来，自己赶紧移开了注视着她的目光。她站了起来，说，我给你去换一壶热酒。

自己说，不用，不用了。自己用衣袖一抹嘴，然后就站了起来。

“我吃饱了，该走了。今天谢谢你，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肉、没喝过酒了。以后，我们有缘再见。”

“赵驹——”她却是叫住了自己。

自己转回了身来。

她嘴唇动了动，却又是无言。

自己就笑了，说：“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愧疚的，下次我来，给我准备一

头烤全羊，小心我把你家吃穷啊。”

她扑哧一下子，就笑了出来。笑得那不知从何而来的忧伤，一时又都藏到了大家想让它们藏起来的地方。

“赵驹，来我们公司上班吧，好吗？”她突然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公司需要一个日语翻译，你来吧，好吗？”她凝眸看着自己，说。

她的眼睛，漂亮得像两汪最澄澈的桃花潭水。自己痴然失语。那淡淡的茉莉花香，像是一下子就将自己推到了酒醉的最深处，自己毫无抵抗，不想抵抗。海市蜃楼一样的浓重痴醉，将自己重重包围。除了发怔，自己别无他想。除了她，自己像是再看不见任何东西。她的美，无法形容。自己，愿意为她去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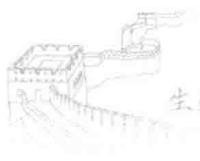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，我来。”自己醺然地说。

她高兴得双手合了起来，说，太好啦。她天真地欢笑着，像一个在许愿的小女孩。自己清醒了一些，才忽然想到，还应该要说一声谢谢。

她又说了好些话。她话多的时候，真是挺可爱的，像个会唠叨的小孩，让人挺想笑。自己笑着笑着，忽然就挺想流泪。这样快乐的时光是多好哇，开心多好，可是，这些，都会是命运突然给自己的恩赐吗？自己爱上了她，这会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吗？真的挺想流泪，不为什么。也许，真的只是太开心了。

她说，我们有员工宿舍，还有员工食堂，这样，你就吃住都不愁了。她说，我一定要帮你好好打扮一下，让你真的像个电影演员一样，这样，公司里的人才不会问东问西。她说，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，你就在元旦那天正式来上班，我们一起辞旧迎新，你再也不用当乞丐了。她说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在报恩，我又不是白娘子，你呀，要是翻译得不好，害我出丑，那我就得扣光你的工资。

她看自己老是在笑，就也忍不住和自己一起笑了。她说，有什么可笑的，我说得很滑稽吗？自己说，不是啊。自己说完又笑，她就也不问了，只是和自己一起笑。她笑说，你真像个傻子，只有傻子才会莫名其妙一直笑。自己笑说，你不也是。她笑得都哈哈了起来。那一天，那一段时光，真是莫名地开心。人生有时就是这样，有些快乐，简直就不需要理由。又或者，那



些快乐，还是有理由的，只不过，理由，都被我们深埋了起来。难忘的开心，开心得难忘，她和自己一起笑，她像自己一样犯傻。一切，都快乐得像个无尘的童话，像个无边的美梦。自己幸福得忘乎所以，甚至都忘记了一条真理：命运又怎会对人如此宽容、如此友善？

半夜了，自己真的该走了。她要送送自己。谁知一打开屋门，就看见了外面正在下雪。鹅毛大雪。屋子里的灯光薄薄地撒在院子里，院子里的地上，一片雪白。雪花飘飘洒洒，随风轻舞，悠扬孤零，纠缠旋转。照在地上的灯光里，映着两条被拉长了的人影。人影铺在雪地上，雪花又撒在人影里，让人影仿佛分外萧瑟了起来。夜是这样安静，雪也是这样安静，唯有远处几声狗吠，唯有寒风偶尔呜呜。一阵风劲，雪花扑面而来。自己不自觉地抬了抬手，想给她挡一挡扑脸的风雪，但寒冷毕竟还是可以让人清醒的，自己将刚抬起的手，又放了下来。雪花粘在自己的脸上，冷冷的，像醒酒药。

她没有说话。自己向她挥了挥手告别，然后便想走进雪里去。她却说，雪太大了，你留下来吧，反正我家里闲置着的客房也多。

雪花不停扑打在自己的脸上。自己还是又向雪里跨了一步。她说，雪这样大。

自己站住了。风雪冷得坚硬，令人发抖。没有声音。

自己回头，看见，她痴惘地伸出一只手，一片晶莹的雪花，在她的手心里冰凉。她看着手心，又看着飞雪，无语凝默。

蔡嫂领自己去了一间客房。自己等蔡嫂走后，在地上睡了下来。毕竟，自己太脏了，不能弄脏人家好好的炕。

这一夜，自己没怎么睡着。喜悦、忐忑、猜想、自卑、不安、伤怀。自己的心，像是生病了。病得很重，重得快乐，快乐得痛苦。她的模样，一遍又一遍地在自己的心里滚烫；她的笑貌，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淹没。自己像是发了烧，又像是溺了水，心乱如麻，又欲罢不能。真是宁愿在这种感觉里窒息，也不要一丝清醒的呼吸。爱情真的是个魔鬼。

第二天的清早，雪停了。打开窗户，望出去，是一片洁白而美丽的世界。自己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，觉得这世界真是美好。

一大早，蔡嫂就给自己端来了一顿丰盛的早餐。因为骗过蔡嫂，自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，对蔡嫂也就格外客气。也不知这好心情是不是也会传染，

蔡嫂今天看起来也特别高兴。蔡嫂笑吟吟地说，赵先生一会儿吃完了，跟我走，我们小姐吩咐了，要我今早带你去理个发，理完了发，再带你回来洗个澡。

自己有些意外，原本以为，这一顿是最后的早餐，却没想到，故事还没完。

自己含糊地应答了几句。

蔡嫂看自己尴尬，就笑了。蔡嫂说，赵先生，其实我看出来了，你不是演员，演叫花子，哪里用得着真把头发留这么长？

自己噎住了。

蔡嫂说，我知道，你和小姐合起伙来骗我，是怕我会说闲话，但是，我蔡嫂哪里会是这样不知好歹的人？从你的谈吐，我就猜出来了，你以前一定是小姐的同学，或者什么好朋友，你是南方人，因为南方打仗，所以才逃到了这边来，是不是？

自己不置可否，只能笑笑。

蔡嫂接着说，其实，我们这府里，没人喜欢那个潘会长，那王八蛋，除了有钱有势，什么好地方都没有。你知道吗，那杀千刀的，有时候连我们这些老妈子的便宜都要占，你说我们恨不恨！

自己有些愣了。

蔡嫂说，所以，你和小姐放心好了，你们的事，我半个字也不会往外乱说的。你从昨天进来起，就一直谦恭有礼，看得出你是个有教养的人。你要是真能把那个潘兆给挤走，那我们这府里的下人，全都感谢你。

自己赶紧说，您想多了，真想多了，我就是临时不方便，过来暂住一晚的。

蔡嫂就笑了，说，我这一大把年纪了，要是连你们年轻人的这点小花样都看不懂，那岂不是白活了？小姐要对你没意思，能留你一个大男人在我们庄府过夜？

那是因为昨晚要走时，外面突然下起了雪。自己辩解。

下雪？下雪你不会撑一把伞走哇？蔡嫂说。

自己说不出话来了。是的，昨夜，自己为何不撑一把伞离开？是真的自己没想到，还是自己其实不想走？旁观者的话太犀利，自己不愿再自问。再

自问，自己只会陷进无尽的纠缠里。

自己埋头吃包子。

蔡嫂不再问了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只是叹了一口气，说，我也不是真想要问你什么，你们年轻人都喜欢有小秘密，这我懂。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你和小姐若真有意思，那就请你一定要认真对她，好好待她，切莫只将这一切当作是电影里的游戏。我们家小姐命苦，从小上学时，就一直被人家取笑，说她娘是个瞎子，她以后生下来的孩子，也必定会是个瞎子。后来好不容易以为是嫁了个如意郎君，却谁知道那男人竟是个伪君子，成天在窑子和赌场里混，还在我们家小姐面前装孔子门生。小姐回娘家以后，那夫家的公婆在外面造了许多难听的谣言，为的就是要掩盖他们儿子的不是，让人家觉得都是我们家小姐活该。小姐她也从来没有去向人家澄清过一句。再后来，老爷病倒了，庄家没有男人，小姐就只好站出来，勉强维持庄家生意上的正常运转。可是，那些官场和生意场上的老狐狸们，又岂会真的看得起一个黄毛小丫头？他们能暂时不动什么歪脑筋，就已经是看在老爷还没死的分上了。日本人又一直虎视眈眈，想要吞掉庄家的产业。你说我们小姐，从小只习诗画女红，哪里能有什么本事去对付那些豺狼虎豹？无奈之下，她才只好是去抱上了潘兆这棵大树，希望潘兆能庇护我们庄家。可是，潘兆的儿子都已经快要二十了呀！你说我们小姐有多委屈。更何况那潘兆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！太太只是天天哭。而老爷还根本就不知道这事。老爷最疼小姐了，要是知道小姐马上要嫁给那个秃头老男人了，还不得立刻气死！唉，其实要我们说，庄家怕是气数已尽了。在庄家的产业和小姐的幸福之间，大家只可以选择一样。太太要小姐幸福，小姐要庄家不倒，老爷则人事不济。谁又能怎么办呢？唉，都怪这倒霉的年月，统统把人往绝路上逼。我说赵先生，我们家小姐既然能喜欢上你，那你就肯定不会是个普通人，我听你的谈吐，也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小户子弟，你要是真的既能给我们小姐幸福，又能重振我们庄家的威风，那你可就是我们庄家的大恩人啦！

自己呛咳了起来，慌忙摇头又摇手，说，您想太多了，真的想太多了，我就是个借宿的。吃完我就要走了，我和你们家小姐是清白的，我吃完就会走的。

自己有些语无伦次。

蔡嫂瞪大了眼睛说：难道你也是嫌贫爱富、胆小怕事之人？莫非你之前勾引我们家小姐只是为了图她的富贵，而今听我说了庄家气数已尽，你便打起了退堂鼓？

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，我又不是没见过钞票的人，哪里会图你们庄家的什么钱财。自己忽然就有些生气了。

蔡嫂却笑了。自己忽然才发觉，好像是踏入了蔡嫂所设下的一个话语圈套里。自己顿时有些发窘。蔡嫂停了笑，正色说：知道吗，我一直很担心，小姐她会遇上骗子，还好，你不是。

自己低头不语。

蔡嫂见自己不说话，便说：你刚才不是说要走吗，那好，去剃个头，把自己洗洗干净，然后再去和我们家小姐正式道个别。

自己点点头，说，好。

断发落下，看着镜中肮脏不堪的自己，自己忽然有流泪的冲动。多久没照过镜子了？还认识自己吗？镜子里的那个乞丐是谁？对自己，自己充满了怨恨与厌恶，但是在这恨与厌里，又分明飘满了凄风苦雨。从良心上来说，很多事情，其实自己都是罪有应得。但是，自己又真的，从来没想过要做一个坏人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矛盾与纠缠。回想人生路，自己从未真的要去误入歧途，但是，莫名，却已走到了流亡天涯的那一步；自己也从未真的要去伤天害理，但是，莫名，却已背满了血腥难当的生死债。人活着，好像就是越活越奇怪了起来，越活越觉得荒诞不经。而这奇怪与荒诞又是那样残酷不堪，它们会告诉你一个令人战栗的真相：只要你今天在路上被人撞偏了一点点，那么，你脚下的那条路，就已不会再是原来的那条路，纵然它们在此刻看起来仍然只是同一条路。一个新的世界取代一个旧的世界，总是在倏忽之间；一个黑暗的归宿取代一个光明的归宿，总是在知觉之外。明天，自己还会迎来什么？真的不知道。总不会比乞丐更差了吧？也许是。自己看了一眼日历，这一天，是一九二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。

去洗澡前，蔡嫂拿来了一整套崭新的衣物，从内衣到外套，从皮带到皮鞋，一应俱全。自己很诧异。蔡嫂说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，难不成你剃完了头、洗完了澡，还要穿回你身上那套又臭又脏的乞丐衣服？那你还洗什么？蔡嫂说，别辜负了小姐的一番心意，这些都是她一大早，在你吃饭的时候，